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六十)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讀 書 雜 誌

(六十)

王念孫著



軍事官學校圖書

登錄號 0805

類號 083.11/1081

國家圖書館

讀書雜誌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著讀書雜誌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



讀書雜誌 十六 餘編目錄

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袁子引之泣書。



071.7
745 }
19
u1

讀書雜誌

餘編上

後漢書

聖跡滂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念孫案滂當作旁。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旁。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於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旁流之旁。不當作滂。說文曰。旁。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旁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罽刻石文曰。威輝旁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卓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論衡變動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旁流。至於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錯鋌

讀書雜誌

十六 餘編上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鋌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爲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盆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云留犂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敵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敵也以此而言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鋌當爲鋌其字從缶不從金

廣韻謂鄒奚切敵血

譌本後注內題字當爲題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爲

題子杜啓反廣雅曰題甌甌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題凡從瓦之字或從缶故字詁鋌與題同玉篇鋌徒啓切亦作題題徒啓切小盆也集韻亦曰題或從缶作鋌皆其證矣賢意謂據鋌字則爲盆盞之題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敵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敵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血二器並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敵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鋌者盆盞之類所以盛血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肯效法匈奴乎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卽首尾之意

胎養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晉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褻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褻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乙當作五帝辨見淮南故云褻回藩屏躑躅帝宮

百獸駭殫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鄠鎬歷上蘭六師發冑冑與遂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爲驚

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遷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也。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閒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讙伏。驚憚，即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又案文選：百獸駭殫。殫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躪，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即駭憚踐躪。即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爲殫字作解。然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殫，亦是後人所改明矣。後人改憚爲殫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爲韻。莊子達生編以鈎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古音而妄改爲殫，殫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爲不詞。且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殫，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念孫案：賦言保界河山，非謂保河山以爲界也。今案界讀爲介。保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爲固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保威。高杜注並曰：保，恃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敵。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介皆恃也。案：爾雅：介，恃也。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

皆失。漢書五行志。號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保介皆恃也。作界者。假借字耳。史記晉世家。文公虞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邯鄲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鷲介障險。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爽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爲文。則宏陳之爲大道明矣。

微胡瑄而不頤

恩亡迴而不泯。微胡瑄而不頤。注曰。瑄。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小胡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微。爾雅曰。微。善也。立政。予且已受人之微言。漢石經。微作微。是微與微通。微。恩二字正相對。恩。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者無小不養也。

有覲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葢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覲。媿也。言面媿然無媿。媿音胡八反。念孫案李

訓覲爲媿。本於爾雅。然云面媿然無媿。則未解覲字之義。並未解媿字之義也。今案說文。覲。人面兒也。今

人面兒。謂作面兒。案爾雅釋文引舍人曰。覲。擡也。一曰。面兒也。越語。覲然而人面。章昭曰。覲。面目之貌。是

覲。爲人面兒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覲。面兒人。亦是人面兒之語。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

面目相。媿。面覲也。爾雅訓覲爲媿。說文訓媿爲面覲。其義一也。今木面覲。謂作面覲。何人斯釋文引說文。

見。失之。媿。面覲也。媿。而醜也。亦後人譌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爾雅釋言疏所引訂正。又案

說文。媿。好也。齋。材也。媿。而覲也。直好兒。媿字在說文媿三字之間。則爾雅。覲。媿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

面媿然也。見釋文。然則覲與媿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

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覲。媿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媿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

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

越語。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覲

爲無恥。則與覲然而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葢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葢雖覲然人面

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媿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覲爲面媿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

也。荆揚齊徐之間曰。濟。此與有覲面目之覲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覲睿容。神藻形蒨。任昉彈曹景宗

奏云。惟此人斯。有覲面目。玉篇亦云。覲。慚兒。則是誤以覲爲媿矣。總之。覲。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恥。或以

爲無恥。皆非也。或誤解說文之覲爲媿。云媿從心。慙在中。覲從面。媿在

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覲爲面兒。不與媿之媿同義也。

不震厥教

畏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卽葇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爲祗，祗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祗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無佚。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震字或作振。泉陶謨曰：嚴祗敬六德。夏本紀祗作振。桀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皆其證也。祗從氏聲。古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蜺從氏聲。或作壁。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恆上六振恆。說文引作楷恆。曲禮：眡於鬼神。鄭注曰：眡或爲祗。眡之與祗，振之與楷，猶震之與祗也。

游不倫黨

崔駟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掄，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覓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

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紲。又作綻。說文：紲，補縫也。廣雅曰：紲，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顏師古曰：修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周語曰：爲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或相開。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雅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恪。方言曰：恪，恨也。

豈愛感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關於好惡兮，豈愛感之能剖。注曰：剖，分也。言通人尚關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李以愛爲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變，蔽不見也。廣雅曰：變，壅蔽障也。爾雅：變，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變也。郭璞曰：謂變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變而不見。今詩：變作愛。楚辭：離騷云：衆變然而蔽之。變，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關於好惡，豈蔽感之人所能分割也。蔽與感義相近。蔽感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爲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感作昏惑。蓋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髻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念孫案概當爲枕字之誤也

草書概字作枕枕字作概二形相似

水經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並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爲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爲基

立政以並受此丕丕

基漢石經基作其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其基亦據也釋名曰其據也在

命宥密孔子聞居基作其說文其繼文箕字

下物所依據也

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

經汝水注引此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羝搗介鮮 楛羽羣

緇猥蹇。蹇特肩。脰完羝搗介鮮散毛族。楛羽羣。注曰緇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蹇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中其頸也。楛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楛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擻也。念孫案李訓脰爲頸頸完羝則爲不詞。故又釋之曰謂中其頸殆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爲剗。廣雅曰剗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緇蹇脰搗散楛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爲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爲不類。鮮當爲鱗。凡隸書從鱗之字或作𩺰。故鱗字或作𩺰形。與鮮相近。因譌爲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爲介鱗也。說文曰搗裂也。謂裂介鱗也。楛讀爲響。廣雅曰響分也。脰搗皆裂也。散楛皆分也。李以楛爲攪擻之擻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

撫與摹同

覲平樂儀建章。注曰覲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

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墻。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並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賁。定八年公羊傳注訓賁爲望。班固西都賦曰睇秦領賁北阜。賁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覲平樂儀建章儀亦覲也。睇秦領賁北阜。賁亦睇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犬牙相錯也。揚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證。

三十鏃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注曰毛詩四鏃既均。儀禮鏃矢一乘。鄭注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鏃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鏃則非謂鏃矢也。鏃讀爲猴。方言猴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爲猴。說文曰猴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猴。劉徽曰猴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猴同。作鏃者借字耳。

汾隰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隰爲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則闕。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間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詳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凡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墠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

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

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彙。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隹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爲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甯。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是正爲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借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迪。迪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後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尙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迪。衰行也。引禹貢東迪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

迪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迪通馮
東瀛北會于馮馮融曰馮馮也文選甘泉賦史記賈生傳庚子曰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
封轡石開迪曉乎延屬漢書揚雄傳逸作施
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
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
本或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

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
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緹傳更封緹爲鄆城侯顏師古曰鄆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
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蕭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蕭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請也
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洪又韻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
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馮輔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伊從人朋聲誤若陪位誤從邑崩
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翠盜鑄宗等蘇林曰顛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尙賢篇守城則倍非命篇
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子改之。文選辭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部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蟪。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蠋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蝥蠹僕緣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蝥蠹僕緣而拊之。不時門缺。銜毀首碎。胃向秀解蝥蠹僕緣曰。僕僕然。蝥蠹緣馬稠糞之貌。崔謨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蝥蠹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誤。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爲診。爾雅。診。告也。郭注引曲禮曰。診於鬼神。診與診。古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

夢也。

與造物者爲人 不與化爲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

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己出經式義度爲

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

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儀法也。見周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語注

淮南精神篇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楚辭九歌注。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象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蛇何靡隨為韻。蛇古音徒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波為韻。為古音。委蛇或作委佗。蘇風君子借老篇。委委佗佗與迦河宜何為韻。宜古音俄。靡古音摩。字九二音與爾靡之與和為韻。莊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為韻。成二年。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左傳。師至于靡。奔之下。靡一音靡。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擻靡。靡本音作擻。靡。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序。男行而女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心篇。天不始不望。呂氏春秋。齊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老篇。大數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並與和為韻。又呂氏春秋。任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為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和宜為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為韻。說文。隨從走。隋聲。隋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擢。擢塞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擢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竝與廣雅。拔也。樊光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擢同。方言。擢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擢。云拔取也。布變布田。叔傳贊。竝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擢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撓。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遷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𠄎。若墨字作舉。舉字作奉之類。故擢字。或作擢。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為塞矣。

刻之維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司馬彪曰維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維讀爲銘落音字或作
剗通作維又通作落銘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銘說文曰銘鑿也廣雅曰維剔也吳子治兵篇說
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維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銘爲羈絡非也下文連
之以羈事乃始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肱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
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
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
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禮論
焉焉作安揭僚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
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鑿
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
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

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持其釣兩釣字。指鉤而言。餘四釣字。皆讀爲釣魚之釣。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深淵。淮南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鉞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罾音曾。筍音苟。此是釋餌罾筍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網。罾。魚網也。爾雅云。筍。婦之筍。謂之罟。此是釋釣。餌。網。罟。罾。筍。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筍音苟。釣。鉤也。六字爲筍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繻。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是。文選七啓。

注傳成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鈞也又列子湯問篇詹何以芒鍼爲鈞後人改鈞爲鉤不知御覽引此正作鈞也又下文投綸沈鈞今本鈞作鉤亦是後人所改韻府羣玉鈞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鈞則所見本尙作鈞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後人改鈞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鈞淮南人閒篇亦作鈞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鈞高注云鈞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鈞字爲鉤又改注文爲鈞鈞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鈞爲鉤之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凌亡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同徐無鬼篇黜音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散省作放費省作與吐相似因譌而爲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故咄字或作吐形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中庸曰無爲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棗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

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

蠶

天運篇其知憎於蠶。蠶之尾釋文曰：蠶，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蠶，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蠹。引之曰：陸讀蠶爲蠶，讀蠶爲蠹，皆非也。蠶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卽其證也。蠶音敕邁反。蠹音許謁反。蠶蠶皆蠹傷人之名。蠶之言蛆。今本廣雅脫製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蠶，蠹也。集韻引也。今據補。蠶音盧達反。蠶蠶皆毒螫傷人之名。蠶之言蛆。今本廣雅脫製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蠶，蠹也。集韻引也。今據補。蠶之言蛆也。制音盧達反，郭璞注方言曰：制，辛螫也。字或作制。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螫制昆蟲毒噬。廣雅釋詁云：毒，蛆。制，痛也。是其義矣。蠶與蠶古同聲。莊子作蠶。廣雅作蠶，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制，蠶。

井醴

秋水篇井醴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醴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醴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醴，始云醴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醴，水蟲形似蝦蟇，則此句作魚不作醴明矣。若作醴，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陸

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載水注云。聯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逢侯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堵井甕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甕。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爲井甕。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甕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甕。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拘於虛

崔謨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虛爲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居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鷓鴣

鷓鴣夜撮蚤。察豪末。引之曰。鷓字涉釋文內鷓鴣而衍。埤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鷓。尺夷反。崔云。鷓。鷓鴣。而不爲鷓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鷓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鷓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爲

韻東通爲韻。

滕楯之上聚僂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釋文。司馬云。滕。猶冢也。楯。猶案也。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爲之一云。聚僂。棺槨也。一云。聚。當作葦。僂。當作蕙。謂殯於葦塗蕙髮之中。念孫案。滕。讀爲輕。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輜車。鄭注曰。輜。讀爲輕。釋文。輕。市專反。又市輜反。士喪禮記注曰。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圍。或作輕。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轆。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輕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輕。輕。輜搏圍。並字異而義同。此作滕。義亦同也。楯。讀爲輜。亦爲載柩車也。檀弓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輜。諸侯輜不畫龍。大夫廢輜。士喪禮下篇注曰。輜。狀如長牀。記曰。君殯用輜。鄭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輜。諸侯輜不畫龍。大夫廢輜。士喪禮下篇注曰。輜。狀如長牀。穿椁。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輜。此謂朝廟時所用。輜與楯古字通。雜記注曰。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謂柩車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僂。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雜記注曰。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周官縫人。衣絮柳之材。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僂。荀子禮論篇曰。無輜絲。鶯縷。其類以象菲帷。輜尉也。柳蕙縷。僂。並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僂。以督之。其字亦作僂。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爲蕙。僂字是也。餘說皆失。

之。

殺鴈而享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享之。釋文。亨。普彭反。煮也。念孫案。享。讀爲亨。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秋。必已篇。作令豎子爲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亨。烹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烹。而今本遂改亨爲烹矣。原文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爲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真冷禹曰

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冷。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爲囿。囿。籀文乃字。隸書作迺。迺。形似直。字。釋山。曉。乃。今皇帝。乃。直。又譌作真。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爲壇三成。觀禮注。引此。令。作命。僖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木。命。作命。作令者。是也。囿。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視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運爲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爲文。廣爲橫。則運爲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勾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竝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卽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吾真。栗林虞人以吾爲黻。吾所以不庭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爲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爲還。不還。不快也。甚不還。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真。而爲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還。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還。江淮陳楚之間曰還。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還欲。周語。虢公動置百姓。以還其遠。韋杜注竝曰。還快也。還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還。與情名聲。替平聲。讀鳴。榮密爲韻。說文。還從。走。呈聲。傳二十三年左傳。淫利以還。釋文。還作呈。方言。還。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是也。

下文言夫子頃聞甚不庭。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頃聞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卽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

楚辭及老莊諸子，道同。秦會稽刻石文：道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簡髮而欬

庚桑楚篇簡髮而欬，數米而炊。釋文：欬，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柳，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欬，苦敢切。打欬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欬當爲欬，卽玉篇拳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拳，七吝切。挈也。此借爲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卽。又可讀爲節。說文：奎，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奎，從土卽聲。引虞書朕聖，說殄行。玉篇：音才資才。卽二切。說文：櫛，櫛櫛也。從木杏聲。杏從口次聲。卽是山節藻稅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卽。皆其例也。欬爲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爲聲，則亦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爲凶。

吉一失吉爲韻止已已爲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樂篇凶吉亦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荅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跣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跣跣則衆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跣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跣讀爲扞扞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衆害生也廣雅曰扞扞也格與同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紕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紕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跣義並與扞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般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字春秋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瘠。字之誤也。瘠。亦病也。病瘠爲一類。死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瘠字本作瘡。爾雅曰。瘡。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瘡。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瘠死獄中。蘇林曰。瘠。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瘠。師古曰。瘠。音史。字或作瘡。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瘠死。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念孫案。無轉而行。轉讀爲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而所爲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必其行。卽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搏。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搏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搏作轉。

馮氣

今富人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注曰。馮。盛也。楚辭離騷。馮不猷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是馮爲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爲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爲大。是也。以肖爲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肖也。學記。肖雅肄三。鄭注曰。肖之言小也。肖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卽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爲句。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穌。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穌。高注曰。振動。穌生也。又蟄蟲咸動。穌。注曰。穌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爲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爲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誰能爲之。若云誰可能爲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劉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曰達帝功。畢氏弇山改達爲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荅管

吹荅管壘。籥引之曰荅。當爲笈。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笈。猶旂之爲旂也。玉篇云。旂同旂。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旂本又作旂。月令載旂旆。呂氏春秋季秋篇。旂作旂。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艹。故笈譌作荅。或曰籥字之譌。竹誤爲艹。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爲夏。夏與愾同。古無愾字。故借夏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愾愾。趙策復作愾。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蠖。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股周蠖。蠖是也。隸書夏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贊陽史記。秦始皇紀。刺碣石。恨與很同。

爾雅閱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復很也故曰復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諡法篇曰復很遂過曰刺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復同今本復譌作後辯見荀子義竝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爲投字之誤也說文投軍中士所持爰也從木從爰引司馬法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錘搗杖稅秘投今經傳通作爰

載旒旒與受車以級

季秋篇令僕及七騶咸駕載旒旒與旒與旒同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旒故載旒也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旒而不及旒則旒下無旒字旒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載在在卽旒之譌在下亦無旒字當刪去其與字當讀爲旒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旒旒此云載旒旒旒旒皆旒旒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與字屬下句讀又訓爲衆皆失之

剡而類揆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剡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剡滅也而汝也儼足也

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剗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死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旣憚耕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請事斯語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卽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爲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爲二。

爲我死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畢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死。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

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中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

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已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

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

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忠。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因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

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

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卽北辰也。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并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歌。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暉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鈎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恒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衆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牴牾也。凡言辰者。

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心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

淮南覽冥篇作澤雲波水。

引之曰：煙當爲爍。字之誤也。

淮南亦誤作煙。辯見淮南。

說文：爍，火飛也。讀若

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爍，迸火也。旱雲爍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八。引此并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爍火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爍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尙未誤。慎小篇曰：突泄一爍。而焚

宮燒積

今本燹字亦誤作煙。學校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燹。

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燹焚。

淮南人閒篇亦曰：百

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之下流，燹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燹，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燹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燹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燹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燹火，聲如雷霆。此尤燹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燹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燹，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高讀盡則爲己爲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切，以爲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爲費，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費財貨也。費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贖。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引之曰：

厚當爲序。隸書厚字或作庠。見漢刑州制史度尙碑又作庠。見三公山碑形與序並相近。故序譌爲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與。鄭注並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鱸

本味篇肉之美者。雋鱸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鱸字。雋鱸當爲鱸燕。鱸與鷓同。鷓鱸並戶圭反。爾雅釋鳥云。鷓周燕。燕鷓郭璞以燕鷓二字連讀。而以鷓與周爲一物。燕鷓與鷓爲一物。說文云。鷓鷓周燕也。俗本脫下鷓字。今依段氏注補。則以鷓周二字連讀。而以鷓與周爲一物。此云鷓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鱸者。借字耳。因右畔鷓字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鱸二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鷓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作鷓燕。鷓卽鱸之譌。

勝左人中人

慎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左。形與老相近。因誤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左人。左卽俗書左字之譌。水經滹水注。滹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

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釋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平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埒或作望，埒俗書或作埒，二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埒爲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迴，溝迴陸當

爲迴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迴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今本迴誤爲迴。辨見淮南雜志。又云：使人通迴周備。迴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爲迴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擘。擘聚也。積心擘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擘聚也。說文曰：難收束也。或作擘。又曰：擘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擘。今詩作適。毛傳曰：適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愁讀爲擘。擘斂也。漢書律厓志曰：秋難也。物難斂乃成孰。難擘愁適古同聲而通用。

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爲謂同義。說見秦游蘇代僞爲齊王曰：下邪僻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禁審讀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

二弟子篇。高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從不肖。使人從邪辟。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要引此。天上有昇字。念孫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昇天同。則天上原有昇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物自成。不言昇天者。者文耳。昇天無

形。至精無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證也。隸書象字。或作爲。形與爲相似。故爲誤作象。形成爲韻。爲化爲韻。事能爲韻。爲。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並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甌中。高注曰。煤室。烟塵也。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作良煤。又引高注。良煤。烟塵也。良讀作臺。家語在卮篇。良煤作良墨。今木家語。灰誤爲埃。蓋灰字似矣。而誤爲矣。說文。良灰。良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良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爲良。而注讀臺爲良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良煤。亦當作

臺煤。其引高注。良讀作臺。當是臺讀作良。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良爲正字。臺爲借字。故云臺讀作良。若云良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良。非也。良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良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良煤。非作煤良也。

形性彌羸 莫敢愉綆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綆。緩。念孫案羸。當爲羸。字之誤也。羸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綆。當爲綆。亦字之誤也。綆讀爲挺。仲夏篇。挺衆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傅燮傳。賊得寬挺。李賢並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緩也。挺與綆。古字通。愉。卽安肆。日愉之愉。倫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爲解。與綆同綆爲緩也。此以羸精綆名爲韻。若作綆。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斲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劍。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

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澠水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澠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剽。說文曰：剽，刑也。故高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剽字作剽，形與剽相似，剽譌爲剽。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剽而投之澠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剽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澠水出澠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有馬不進，投之澠水。是也。據此，則澠爲水名。然論衡言剽而棄之溝中，溝與澠同類，則作澠者是也。此直謂殺而投之澠中耳。非謂水名也。澠，澠形近而譌。酈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澠水，誤矣。澠或作溪，澠或作鷄。今本作澠，則又溪澠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爲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爲諜出，字形相似而誤。謀旁世字，唐人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藝文志：出候無過十里，出字並譌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作諜出。蓋諜者入城探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焉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念孫案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爲韻淮南原道篇翻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與爾所爲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旅鄭司農云旅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姪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姪師古曰姪生也音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子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姓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或曰子姪特性饋食禮曰子姪兄弟如

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章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章注曰。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兒之

原亂籍。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閒篇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據補。所以兒之也。畢云。兒疑免字之誤。念孫案。兒當爲完。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爲兒。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字並作完。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爲搏。搏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爲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

也。又讀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云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

可害也。橫敢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士之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卽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今據以乙正。念孫案高說非也。狼當爲獨。

字之誤也。隸書獨字作獨。形與獨相似。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一切經音義一云。或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

獨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賕。平城侯

禮。坐恐獨取雞。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獨爲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爲句。論威篇云。深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爲文。若以狼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大外

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土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際。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

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聞蓋聞之。忒。譌。開。伺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爲匿。字之誤也。匿讀爲隱。謂居君側而爲姦隱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衆匿。卽衆隱。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卽百隱。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隱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忒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遛淫殆。止詐僞。莫如刑。舊注曰。屬官。欲令官之屬已。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勤。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野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曠。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舊本說是字。今據太平御覽地引補。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竝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譌而爲染。困學紀聞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漏。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標。標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標。陳兩誤。說文。標。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

十四引三倉云。標。進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標。而焚宮燒積。今本標字。亦誤作煙。

一切經音義十一。三引此。正作標。淮南人閒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標焚。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

正作標。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中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安曰。臣恐其以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爲輟。輟。止也。言荆人知秦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借道于趙。而攻中山。章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爲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削地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具九三曰。具其

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禮。管子五輪篇曰。博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輪列。兩服入。廣裂分也。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肖聲。製。繪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爲馬頸韉。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鞅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鞅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蘭篇。童子佩鞅。毛傳曰。鞅。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伙。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扶。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扶。謂引弦。彊也。拾。謂鞅。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鞅也。以韋爲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扞。扶。玦。並與決同。捍。並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當作扞。字從于。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弣。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鳥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作扞。唯山海經不誤。則輒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卽得無也。鄒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案。餅當爲餠。餠與飯同。見玉篇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餠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曰。餠。食也。方言注曰。餠。盛餠也。爾雅釋文曰。餅字又作餠。今本餅字並譌作餅。部引此正作糲飯。

侵孟

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引之曰。孟當爲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邶。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邶。作孟者。借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諫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澗說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

法言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爲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僻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奚，廣雅曰：哇，妄也。哇或作遐。漢書王莽傳贊：紫色哇聲。應劭曰：哇，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滌不齊。度於哇咬。李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寔同。案今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中亦正也。正則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爲繁越，則分多與哇爲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惡其繁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而言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讓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

輕授天下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不讀去聲。言信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

方言曉哲知也。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爲知。今人猶謂不知事爲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山

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音曉。知也。知字正作平聲讀。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

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哲。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師古曰。哲。知也。

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爲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爲

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

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卽知民情。漢書揚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

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旣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爲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

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緜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眇。李軌斷其如視爲句。忽眇緜作眇爲句。注云。眇

緜。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緜作眇爲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眇。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繇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繇皆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眇著明也視忽眇繇作眇者見微而知著也漢書律厯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久而可復是忽爲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子末小子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繇微也廣雅曰繇小也大雅繇篇繇繇瓜猷鄭箋曰繇繇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繇繇是繇爲微也廣雅曰總紗縞微也曹憲總音忽紗音眇縞音蔑集韻縞又音繇總紗縞與忽眇繇同義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忽與縞同秒與紗同說文縞微絲也玉篇縞與縞同然則總紗縞皆繇之微者李以眇繇爲遠視宋以忽爲輕繇爲遠皆失之

璜

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念孫案璜讀爲洸爾雅曰洸洸武也釋文洸舍人本作璜邶風谷風篇有洸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洸洸毛傳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洸潢璜古同聲而通用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念孫案李以郡爲郡

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書注。數也。見周書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爾雅曰。郡仍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筮。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吳語。邊災亡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小雅正月篇。又窘陰雨。鄭箋曰。窘仍也。窘與郡同。

卽

法言序

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成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仍依舊本列於後。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

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司馬光曰。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卽字之義。故謂氏下脫不字耳。卽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氏詆訾聖人。或爲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揚雄傳。大氏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卽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卽卽距虛比。爲卽卽距虛留甘草。卽有難。卽卽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餘編下

楚辭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謔。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咸氏用中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余情其信。姱以鞿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咸說刪。蹇朝諝而夕謔。王注曰。鞿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諝諫也。謔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謔而身廢棄也。念孫案。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古或借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淇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淇樂之從也。無逸曰。唯。敦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本唯作雖。皆其證也。蹇讀惜。誦蹇不可釋之蹇。蹇詞也。非上文蹇蹇爲患之蹇。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爲參差貌。一爲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彥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缺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尙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曰。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九歌。戴釋康娛。皆邳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氏春秋傳二年。虞師晉師。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卽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稷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圖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弟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稷之野。皆

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敗九辯與九歌爲美敗之詞。又誤以夏爲夏后氏之夏。是以詰籀爲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揚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閭之閭。劉熙曰。閭。構也。構兵以閭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閭。義見家。猶內也。若詩云。蠹賊內訌矣。閭字亦作閭。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閭。高誘曰。閭。閭也。私閭。猶言家閭。閭之爲閭。猶閭之爲巷也。閭之通作一閭之市。閭即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閭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閭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降。降之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記典。隆作隆。是隆與降通也。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閭也。案隆亦格。閭之名。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與作亂。所謂家閭也。五子。卽五觀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麥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

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即周書所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淫溢康樂于野是武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閭巷失之矣五子家巷即當啟之世揚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爲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祇

椒專佞以慢愒兮撥又欲充夫佩韓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王注曰祇敬也言苟欲自進求人于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茝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祇民之死謂振民之死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桀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簫鍾兮瑤簾

九歌絙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簾鳴鑿兮吹竽簫一作蕭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簾以美玉爲飾也洪邁容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擗廣韻調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擗瑟爲對耳念孫案讀簫爲擗者是也廣雅曰擗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擗與簫蕭古字通也

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簾。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簾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縉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爲文。若以瑤爲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菲，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菲，白雲透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菲，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儁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讀爲藏。古無藏字，借臧爲之。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賊者爲臧。管子侈靡篇曰：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墨子耕柱篇曰：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處。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官。顏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漢教煌長史武班碑：動臧。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爲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讀爲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爲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罾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讒人設張矰法以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罿。學之屬。所以扁緇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

曰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辟疑與罔同爾雅罔謂之罟罟殺也疑謂之罟罟覆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罟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雉機臂與機辟同王注以機臂爲弩身矢之此承上文矰弋罟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絀結而不解兮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絀懸也蹇產結屈也念孫案絀亦結也廣韻絀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絀禍於越是絀與結同義絀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欵秋冬之緒風王注欵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揚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隱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漢書郊祀志曰遙興輕舉遙與搖通彼言遙與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懲連改忿兮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王注曰：懲，止也。言止已留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遠。字之誤也。遠，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留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遠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遠，恨也。漢書敘傳：遠作憤。廣雅：憤，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都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遠，恨也。很，亦恨也。廣雅：很，恨也。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注曰：爰，於也。引之曰：王謂爰爲於。曾傷於哀，則爲不詞矣。今案爰哀，謂哀而不止也。爰哀與曾傷相對爲文。方言曰：凡哀泣而不止曰啞。又曰：爰，暖也。爰暖啞，古同聲而通用。齊策：狐啞。漢書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證也。

逢此世之佞攘

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佞攘。王注曰：卒遇譖讒而遽惶也。念孫案：佞攘，亂貌。逢此世之佞攘，言與亂世相遭也。哀時命曰：擿塵垢之枉攘兮。王注曰：枉攘，亂貌。枉攘與佞攘同。此注以爲遇讒而遽遯失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

招魂巫陽對曰。掌窈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

謝之一本非

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

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

巫陽焉乃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

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

王注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

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

證。列子周穆王篇焉。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

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

小雅小閔篇不咸復用與從印爲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爲用與功。

爲韻。趙策士爲知己者用。與容爲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舉陶謨五利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

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今據

王呂二注訂正。

汜崇蘭些

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

未安。崇蘭猶叢蘭耳。

文子上德篇。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說文。叢聚也。廣雅。崇聚也。

酒誥曰。矧曰其敢崇飲。大雅。鸛鷖曰。福祿來崇。臨六年左傳曰。芟夷蕪崇之。

是崇與叢同義。

蒻阿拂壁

蒻阿拂壁。羅幃張些。王注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蒻席薄牀四壁。及於曲隅。復施羅幃也。念

孫案王以阿爲牀隅。則上與弱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弱與弱同。阿細繪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緝。淮南齊俗篇曰。弱緝羅紈是也。阿字或作綱。廣雅曰。綱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爲東阿。非是。詳見史記。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臙若芳些

肥牛之臙。臙若芳些。王注曰。臙筋頭也。臙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臙爛熟之。則肥濡臙美也。念孫案。臙熟也。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夫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與臙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蕪。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爲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薄也。曹憲音他。據反。薄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天隱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死爲天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天死。及隱逸之士。

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篤與督同。昭二十二年左傳：督司馬督。漢書：張

憲傳：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張鑣論：詔聖篤。漢篤貴而任。誅斯篤貴。即督貴。說文曰：督察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昭二十五年左傳：隱

民多取食焉。杜注曰：隱約窮困。定三年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奔國家。言察督天死及窮約之人。存視孤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且也。明且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引之曰：昭讀爲招。招質謂射的也。埤通作準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

招，何益於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

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謂以趙兵

爲秦之招質也。韓子存韓篇曰：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質？質乎？是其明證也。作昭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史記

楚世家作招。管蔡世家：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卽繼之以大侯。猶詩言大侯既抗而繼

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招質爲明且，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且謂之質明，不謂之昭質也。

正法弧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王注曰：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彊私也。念孫案：正法弧而不公，公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

謂君之正法膠戾不用。亦非謂衆皆背公而歸私也。衆背公而歸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曲。卽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孤而不容。卽所謂方正不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頤。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空。從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同。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鬻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卽款冬。亦曰款凍。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師古以款凍爲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擢元芝兮。列樹芋荷。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乃得滋榮。其有身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爲物。叩盛陰。草之名。款冬。其聲因顛凍而轉。爾雅。莢。突。頓凍。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顛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顛東。則謂取凌寒叩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叩誠而不阿兮

九歎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爲讒佞所排逐也。念孫案：王調叩爲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爲叩誠，猶叩門之爲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之則又爲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衍兮

巡陸夷之曲衍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言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陸夷二字，上下同義，不可分。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陵夷，卽曲衍之貌。王以陵爲大阜，衍爲澤，皆失之。訓說見漢書連語下。左傳國語注。

律魁放乎山閒

僂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王注曰：僂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棄在山閒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爲法，魁爲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魁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餘論曰：壘通仍作壘。蓋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壘，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著艾，魁壘之士。壘，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四，並引作壘。律，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著艾，魁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爲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留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偃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瑣偃。與偃促同。偃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蔽贖登於清府

烏獲威而騁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蔽贖登於清府兮。咎繇乘而在壘。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蔽贖。衛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咎繇皆古之賢臣。而衛蔽贖與烏獲行不相類。蔽贖謂趙之蔽贖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搏劍論顯。蔽贖其後也。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蔽贖也。淮南主術篇曰。故握劍鋒以下。今本此下脫一字。雖北宮子司馬蔽贖不便應敵。曰司馬蔽贖在。擊劍聞。操其觚。招其末。其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蔽贖。以搏劍聞。故與烏獲並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蔽贖。而并及於烏獲藉蕃。可以互證矣。自烏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西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念孫案。度與羌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李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

注原文當云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慶埃雲而將舉又慶大輶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慶或爲度慶字草書作摩與不可慮慶度敘傳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己師古并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慶或爲度慶字草書作摩與度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平津侯公孫慶漢表慶作度說文鄆有大慶也今本慶譌作度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羌者後人既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與大起相對爲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也

提建章而連外屬 洞粉詣以與天梁

凌墜道而超西墉提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提作混念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提建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柱宮皆宮名故云白未央而連柱宮與此句異義且旣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銑注曰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貽蠶而出馭娑桐粉詣以與天梁。貽蠶殿名天梁宮名以字與下三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秦武乎上囿 緣於泰山之阿 結根泰山阿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秦武乎上囿武臣本秦作太班固傳作大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也大譌爲太又譌爲秦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

之阿李善本無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五臣本作太亦是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泰亦大之譌李周翰曰泰山梁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爛熳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蔭蔚雙聲也被隄疊韻也曄曄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摛錦布繡爛熳乎其陂陂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雅注曰隄障也若上言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填流泉而爲沼

東都賦填流泉而爲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填引之曰填當爲慎草書之誤也慎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爲慎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意庸

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臺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綜曰。翦。盡也。李善曰。盡取鶉首之分。爲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翦爲盡。盡諸鶉首。殊爲不詞。李云。盡取鶉首之分。亦與翦諸之文不合。今案翦讀爲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翦作踐。踐。居也。謂居之於鶉首之虛也。晉語曰。實沉之。王雋。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踐居也。謂居之於履居之也。晏子問篇曰。後世執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

及帝國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薛綜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也。抑與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並與抑亦同。宜讀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爲天

邑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宜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食宜餽。韓詩宜作儀。楚語：薛云：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嗟難得而覲縷。嗟難得而備知。嗟孰可爲言已。嗟見偉於疇昔。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作嗟。因譌而爲嗟。俗書嗟字作嗟，嗟字作嗟，二形相似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嗟。

故莫能正之耳。西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嗟字皆嗟字之譌。西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

注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也。五臣本作嗟，訓爲歎聲，失之矣。吳都

賦：嗟難得而覲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嗟字之譌。既云楚人發語端，其爲嗟字明

矣。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羌難得而覲縷。本書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

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義本吳都，亦是嗟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爲言已。嗟亦嗟之譌。後漢書張衡傳

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嗟見偉於疇昔。其字正作嗟。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瞽師賦：嗟求煩以愁悲。字亦

作嗟。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窗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窗，殊爲不詞。今案：交綺，卽窗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

通也。豁以疏察，皆空虛之貌。既言豁而又言疏察者，文重詞複，以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彥以陸離矣。

若驚鶴之羣罷

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念孫案：若驚鶴之羣罷，文不成義。罷字與伎氏綺豸纏爲韻，蓋罷字之譌。章注吳語曰：罷，歸也。廣雅言若驚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籽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籽。念孫案：咸字與下五字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李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卽繼之曰：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

各隨其時。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驕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輅以下四句，句各三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爲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六譌作天。

西朝顛覆而莫持

臣濟彥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念孫案：薛說非也。西朝顛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墮壞，故王莽得爲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顛覆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誅王莽爲西朝顛覆，則與上文臣濟修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平子不當稱亡新爲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輕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爲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解揭爲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爲惕，廣韻：惕，揭也。去例切。惕，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雅：菀柳篇，不尙惕焉。毛傳曰：惕，息也。召聲相同，故字相通。

南甘棠篇作憩字又作偈。甘泉賦度三巒兮偈棠黎。敬昭曰偈息也。句法正與此同。

酌清醑

蜀都賦酌清醑割芳鮮。五臣本清醑作醪醑。念孫案醪醑與芳鮮相對爲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醑者後人以李注引詩既載清醑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醑字非兼解清醑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醑。

嶮嶮而筭

吳都賦嶮嶮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嶮嶮而筭下當有地字。嶮嶮而筭地。旁魄而論都。相對爲文。劉逵注云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躔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爲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爲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爲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廩。厖也。厖。居字。東齊海岱之間曰廩。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廩。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纏居也。廩躔纏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顏丹明瓊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赧鹹饜雜插幽屏精曜潛穎李善曰潛穎謂潛深而有光穎皆誤作穎五臣本作穎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穎然有異光今據改若陟山谷磻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爲幽屋字之誤也幽屋謂山也言衆寶隱賑鹹饜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屋與樸玉谷黷綠爲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爲宋王劉逵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爲宋之寶故曰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宋王與隋侯相對爲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旆旌

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垆念孫案悠悠旆旌者當作悠悠旆旌者詩曰悠悠旆旌又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是也今本旆旆作旆旌卽因詩悠悠旆旌而誤悠悠旆旆皆旆旌之貌故云悠悠旆旆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垆上文云趁譚翊驟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賈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旆旌者則者字之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旆旆二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旆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積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耿有殷坻積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

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舉字之誤。舉亦動也。舉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聒。句法正相對。有般
坻積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般坻積，言其聲殷然若坻積也。漢書揚雄傳：若坻積，陸勛曰：天水
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積。有大坂名曰坻，其山堆傍著崩落。
見文選解嘲注。與積同。句法與詩有灑濟盈，有鸛雉鳴相似。若云有般坻積於前，不成句法。且有般坻
積，曲度難勝，皆以四字爲句。若上句多二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積於前，故加
於前二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
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爲文。若加六五二字，則
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
解英莖二字，非並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

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刪去顯字。不知注內殊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殊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亡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亡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亡國爲戒者。承上璇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亡國二字。亡國肅乎臨淵。斯爲不詞矣。五臣本及漢書揚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爲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爲師。句友仁義與之爲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爲朋。殊爲不詞。蓋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爲朋也。漢書揚雄傳。作友仁義與爲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汜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爲與。與亦可訓爲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

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讓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婦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忿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爲姣。姣，亦淫也。襄九年左傳：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杜注曰：姣，淫之別名。作狡者，借字耳。

才難

西征賦：當音風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死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

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爲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既言昭而又言顯。亦爲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內加顯字。不知注內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旒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爲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決陂潢而相浚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鑿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啓龍門之峯嶺。墾陵巒而嶄鑿。李善曰。說文曰。浚。灌也。念孫案。浚爲澗。浚字義與灌不相近。浚當爲澗。澗古沃字。沃灌也。言決陂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澗灌也。以釋之。隸書天字或作𠂔。故澗字或作澗。形與浚相似。因誤爲浚。五臣本作浚。浚又浚之誤也。澗與鑿爲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爲韻。若作浚作澗。則失其韻矣。

淙大壑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爲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壑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已。卽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淙。曹憲音。灌。漬也。是淙與灌同義。

鯨鱧躡躡於垠隄

鯨鱧躡躡於垠隄。今李善本如此。李善曰。埤蒼曰。躡。躡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躡。躡也。渠俱切。舊本調

今據李善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念孫案。如李注。則躡躡本作躡躡。謂二魚跳躍於水厓也。楚辭天問。鯨魚何所。王注曰。南方

南山經曰。抵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鬣。其名曰鯨。是鯨鱧皆魚之有足者。故云躡躡於垠隄。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跣躡科頭。集解曰。跣躡。跳躍

也。索隱引韻集云。偏舉一足曰躡。躡。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曰。躡躡。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躡躡者。後

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憫悽淋慄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憫悽淋慄。清涼增歎。引之曰。憫悽淋慄。當爲淋慄憫悽。景者誤倒耳。淋慄清涼。皆謂風之寒也。李善注曰。淋。寒貌。慄。寒氣也。憫悽增歎。皆感寒之貌也。二句相對爲文。且悽歎爲韻。古音俱在脂部。若慄字。則在質部。質與脂。古韻不同部。慄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皆與質部之字爲韻。無與脂部。不可與歎爲韻矣。高唐賦。令人淋慄憫悽。脅息增歎。悵慄聲相近。淋慄憫悽。猶淋慄憫悽也。彼賦亦以悽歎爲韻。楚辭九辯。憫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悵懷恨兮。去故而就新。悽與歎爲韻。愴悵與懷恨爲韻。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兩絕

鸚鵡賦。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兩相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兩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

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卽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警天兮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舊注曰：警，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警，視也。念孫案：此皆以警爲警見之警，非也。警，讀爲擊。擊，擊也。擊如鳳皇上擊拂也。拂如鳴鶴拂其羽。羽直刺上飛數十丈。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擊，擊也。字或作撇。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葦蠖而撇天。此云遊塵外而警天。下文云：浮葦蒙而上征，語意與甘泉賦略同。顏師古曰：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警者，借字耳。亦通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瀝液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蕩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爲蕩口，非也。此漱字當讀爲嗽。說文：嗽，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民嗽吮之，甘如飴蜜。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

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漱與吸義相近。故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楚辭遠遊云。吸飛泉之微液。猶此云。漱飛泉之灑液也。遠遊曰。冷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之灑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鹽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翾鳥舉而魚躍兮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翾。飛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翾爲飛。則既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翾者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僂。疾也。郭璞曰。謂輕疾也。僂與翾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翾。韓詩外傳。翾作快快。亦疾也。說文。趨。疾也。義亦與翾同。

偉關雎之戒女

泗河林之藜藜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爲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

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傲顛頊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案。寓訓爲寄。不訓爲居。寓當作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荀子賦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其位。大其寓。東京賦。威振八寓。漢史。晨調孔廟。奏鐘。周孔寓寓。漢陰令張運碑。開定。鐵寓。字。並與字同。大雅。縣傳。桑柔傳。魯頌。闕宮箋。及周語注。並云。字。居也。此言相寓。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爲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爲寓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爲寓矣。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姑爲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爲不詞矣。今案。姑者。息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懿。息也。曹憲音姑。古無懿字。借姑爲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爲監。聲與姑近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王事。幽。監下。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今李善本如此。舊注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見漢書百官表。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

冥。五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

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衡，官名。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六臣

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水衡乎元冥，斯爲不詞矣。今李善

本作後委衡乎元冥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後字而刪水字，其謬益甚矣。

陪京泝伊

閑居賦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陪京泝伊而郊後市。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泝

向也。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泝伊而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爲倍。倍，陪古字通。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左傳倍三十年，焉用亡。

鄭以陪鄰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並作倍。倍，卽今向背字也。言家在洛水之浹，背京向伊，前郊後市

也。漢書張良傳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泝洛背河。義並與此同也。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

芳酷烈之闌闌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闌闌。李善曰：闌闌，香氣盛也。闌，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

淫陰音穩。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爲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闌爲諄部之字，

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用者。殆誤字也。闌闌當爲闌闌。闌與醜同。廣雅曰：醜，香也。又曰：醜，香也。曹憲

音烏含反。凡字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闇之爲醜，猶暗之爲曖也。高唐賦：越香掩掩，掩亦與醜同。

委參差以椽梁

施瑰木之構椽兮，委參差以椽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爲構椽，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康，虛也。康與椽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椽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爲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爲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椽梁，疊韻也。椽梁者，中空之貌。言衆構椽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康，空也。郭璞曰：康，寔空貌。說文曰：康，屋康寔也。寔，康也。康寔與椽梁同。說文：梁，傳：寔，力蓋反。正與梁同音。蓋說文舊音也。玉篇音耶，耶與梁古今聲有侈奔耳。

遂積思而就牀 露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爲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露歎積息。露，歎聲也。下文：露，叩磬之聲。兮，亦謂叩磬聲也。積，猶噴也。太息，字之誤也。李善曰：露，歎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鼓。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積之言噴也。噴然太息而就牀也。傳毅舞賦：噴息激昂。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噴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惘然噴思。思亦息之誤。噓嗑之復曰：絕無以北，惘然憤息。憤又噴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今李善本如此。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投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各本衍字皆譌作切。其爲衍字明矣。憚漫爲疊韻。衍凱爲雙聲。藝文類聚引此亦作衍。今改正。阿那腰膝者已。念孫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爲悲聲。五臣本作故其爲悲聲。見六臣本注。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不知爲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下文愴然累歎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亂其例矣。藝文類聚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爲悲聲。

瞪瞢忘食

是以蟋蟀斥蠖。蚊行喘息。螻蟻蝦蟇。蠅蠅翊翊。遷延徒進。魚瞰雞睨。羆喙蜚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蘇。而化風俗之倫哉。念孫案瞪瞢忘食。當爲殮字之誤也。息翊爲韻。進睨爲韻。殮倫爲韻。藝文類聚引此已作食。則此字之誤久矣。

狀若捷武 毅武孔猛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淩泛滄趨巖道兮。念孫案狀若捷武武者士也言狀如趨捷之士超騰踰曳也。淮南覽冥篇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曰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齊俗篇顏闔爲天下顯武。修務篇勇武攘捲一擣。高注竝曰楚人謂士爲武。漢書伍被傳卽使辯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武。捷武爲流波相對爲文。是武爲士也。而李善云捷武言捷巧。加李注則狀若捷武之下必謂士爲武唐人已知有此訓矣。七發云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武亦謂果毅之士也。蓋

噫可以進乎

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李善曰孔氏尙書傳曰噫恨辭也。李周翰曰噫歎聲嘆其美可進爲羣臣之樂。念孫案二李斷噫字爲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爲抑語詞也。言楚舞之妙如此抑者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者猶言意者說見下。抑字或作意。論語學而篇抑與之子非攻篇曰意將以爲利天乎。莊子耕耨篇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並與抑同。或言意亦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與抑同。或言意者晏子春秋雜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節葬篇曰意者可邪。又作億。震六二及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又作億。震六二及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同。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意之所曾驗。億若與抑者同。下文云抑若春。又作噫。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震六二億喪貝。王弼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釋文曰億本又作噫。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與抑亦同。釋文正義斷噫字爲

句訓爲歎聲非是。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拒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法言五百篇曰：噫者吾於觀庸邪。意儻噫竝與抑同。說者多以噫爲歎聲失之矣。

惟籛籠之奇生兮

長笛賦：惟籛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呂向曰：奇生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奇讀爲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卽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膺隋陁腹陁阻

膺隋陁腹陁阻。李善曰：言以膺服於隋陁而腹突於陁阻也。淮南子曰：岸隋者必陁。許慎曰：隋峻也。字林曰：陁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陁。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說陁陁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陁險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陁也。鄭注曰：陁陁也。義亦相近。上林賦曰：巖陁。巖陁。摧峩。摧峩。是陁爲險貌也。廣雅又曰：陁陁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傾。法言吾子篇曰：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徑崕竝與陁同。是陁爲陁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膺隋陁腹陁阻。陁非崩陁之陁。陁亦非連山中斷之陁也。

中息更裝

薰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周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今案裝讀爲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解而始壯。與莊子在宥篇：物將自壯。與藏爲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魏莖：舊音曰：壯音莊。桓弓：衛有太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鄒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作壯。此下二句云：奄忽滅沒，惝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惝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九挺彫琢

九挺彫琢，刻鏤鑽管。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挺。老子曰：挺埴以爲器。云云。凡四十九字。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皆與李注不合。蓋後人取他書附入者。六臣本無此四十九字。和土以爲器也。和丸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丸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禹貢：和夷底績。水經：榘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榘。如淳注：漢書論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榘聲如和。說文：在鷓屬也。評若和也。其例也。淮南假真篇曰：挺搗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挺亦和也。老子：埴埴以爲器。河上公曰：挺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大元元文：與陰陽挺其化。蕭該漢書叙傳音義引宋忠注曰：挺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尅埴埴也。蕭該引許慎注曰：挺，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高誘曰：挺，治也。義與和並相近。九挺二字，承上文暴辛爲埴而言。鄭注周官小師曰：埴，燒土爲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慷慨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爲證。若改康愷爲慷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慷慨。調爲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聞聲錯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聞聲緒雜。狀如疾而相赴。念孫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詁爲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也。言聞聲錯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醉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碣。厲瀟霑邁。喙竄。李善注引字林。竄。七外切。擊爲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康碣。與裔外。界世爲韻。國林。竄。七外切。擊爲韻。三老袁良碑。嚙其碣。與厝際。濼邁。又世爲韻。並與此同。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引尙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

而不單舉碣字作解。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窳窳窳冥

俯視峭嶮。窳窳窳冥。李善曰：窳窳，空深貌。窳，苦交切。念孫案：窳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蓋其字本作窳。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窳窳，疊韻字也。集韻：窳，邱交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窳窳，空寂。是其明證矣。漢瓦甌取空中之義。長笛賦：庠窳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庠窳巧老，深空之貌。庠，苦交切。窳，邱交切。庠窳與窳窳同。窳窳二字，草書相似，故窳字譌而爲窳。墨子備突篇：置窳窳。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窳。是其證也。考玉篇廣韻：窳字皆無苦交之音。集韻爻部內收窳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收窳字，音於交切。云窳窳，深遠貌。則已爲誤。本文選所惑。

當年遊遊

王雝鵬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羣雞高巢。其鳴喑喑。當年遊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遊遊。未詳引之。曰：年當爲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卽尙羊。尙讀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飄乎尙羊。王注曰：尙羊，遊戲也。正與遊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遊遊。詞理甚爲紕繆。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儻互不齊。蓋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述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病之留惡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察下本無滯字此與之生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文

延年益壽千萬歲皆以七字爲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滯不通之語因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不知察字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韻越語先無陽察與蔽鬱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際作察正與施蓋逝會害逮歲爲韻也精神察者爾雅曰察清也鄭注禮器曰察明也若云精神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付度也廣雅曰灑度也灑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興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李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於後念孫案如此注則李善本本作於昔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昔顏師古曰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於昔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

赫美也。言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魯字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非。二形相近。故魯譌爲赫。於赫美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作蓬藜。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藜爲蓬萊也。不知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藜。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并稱之。月令曰。藜蓬蒿並與。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藿。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並與。下文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霄壤耳。李善云。仙入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藜字與棲莢梯妻羝齊爲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與災臺杯頤垓孩才爲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纏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纏。繞也。念孫案。纏當爲纏。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韓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

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纒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纒牽。李注竝引韓策爲證。此纒牽卽纒牽之誤。而李讀爲纒繞之纒。蓋偶未檢也。張華荅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纒綏爲徽纒。文憲焉可踰。與此結綆生纒牽同意。

反稅事巖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馬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念孫案。二李以稅爲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而事巖耕也。

誰肯相爲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李善曰。人入門成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李周翰曰。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意。言卽問也。謂誰肯相爲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誥。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豈何能。此皆古人謂問爲言之證。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濊。虛也。濊。本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割之。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召閔篇。我居圉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傳。鄭箋。章注。竝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爲動。則分挺與解爲二義矣。今案。銷。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衆囚。益其食。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猶寬也。義與解亦相近。字或作挺。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挺。今本挺。譌作挺。見上卷。注曰。愉。解也。挺。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傅燮傳。賊得寬挺。李賢注。竝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此同。

寂漻漻

寂漻漻。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漻漻二草也。字書曰。漻。藉草也。毛萇詩傳曰。漻。水草也。念孫案。李說非也。寂漻漻。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漻。而又言漻漻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巖磈嶮。夙僕池芘虺矣。

乘牡駿之乘

駕飛輪之與。乘牡駿之乘。念孫案牡當爲壯。爾雅曰駿壯大也。又曰樊。馭也。方言曰樊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樊馭大也。馭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駕羸與乘馭兮。王注曰乘馭駿馬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馭駿。然則壯樊馭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卽馭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三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爲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貴也。寧有已怨。鄭注曰已謂不許也。逸周書官人篇曰已諾無決。李注皆誤。

簪扶桑

凌赤岸。簪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簪。婦竹也。念孫案訓簪爲婦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凌字不對矣。今案簪者婦也。言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婦扶桑也。簪字本作彗。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婦也。聖主得賢臣。頌曰忽若簪汜。畫塗。簪汜猶言婦穢也。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說文曰非是。辯見漢書。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婦霓。義亦同也。

恭命則愈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遠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卽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篤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爲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曰水。魏策曰。決焚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刪之也。離婁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知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本出史記田完世家。曰。全

昌者。謂事君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

故李善引之以爲證。刪者謬矣。漢書枚乘傳。說苑正諫篇。竝作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

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弊。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爲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李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搔。抓也。此自釋搔字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爲抓。謬矣。且拔與蘖絕爲韻。若改爲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手可擢而拔。六臣本注云。抄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句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

矣。今本用而作而用，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爲人，自是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字，下加自字，拘羨里，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字，祇取司馬遷傳無守字。尊祇下加足字，皆此類也，張銑曰：自守奇節之士，則五臣本已有守字。

倡優所畜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改畜之爲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以爲調戲者，則所見本已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曰：鄙，恥也。廣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爲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斷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爲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卽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竝云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亦無儒字。

以尙書爲不備

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尙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尙書。而以今文二十八篇爲已備。故曰以尙書爲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今文連大誓爲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蓋瓚晉初人。魏晉間尙古文尙書已十八篇。出以爲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按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見經義述聞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尙書唯有三十篇。當云二十九篇。今文順命與康備矣。據此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以尙書爲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

散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漉沈澹災。念孫案。乃湮洪塞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之源也。若改爲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爲湮洪塞源者。欲其句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之不可通也。文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作乃湮鴻水。漢書作乃湮洪源。

躬腠胝無肢

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肢。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躡也。竹施切。念孫案。躬腠胝無肢。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肢。集解曰。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腠胝無肢云。張揖曰。腠。一作戚。戚。腠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戚無肢。今本作躬胝無肢。胝。今本作躬胝無肢。荰。今本作戚之。荰。今本作荰。荰。今本作荰。二字。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漢學拾遺。張晏曰。戚。腠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作荰。一作腠。漢書作戚。一作腠。張孟康並作荰。見上李善注及史記。索隱。荰。戚。古聲相近。故戚或作荰。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腠荰二字并載。揆厥所由。皆一本作腠。一本作荰。而後人誤合之也。史記作荰。又作腠。卽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竝解腠荰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荰。一作腠之語。可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

猶鶴鳴已翔乎寥廓之字。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念孫案之字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鶴鳴二句相對爲文。且澤字古讀若鐸。設見唐韻正。與廓爲韻。若加之字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紀皆無之字二字。

夷險芟荒

蒼賓戲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發荒可知。發者發之借字也。發發聲相近。玉篇發匹葛扶葛二切。故發通作發。發亦夷也。說文發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釋六曰。發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芟。蓋卽發之誤。又案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爲開。則漢書發傳亦必作發荒。今本發傳作芟。蓋亦發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發傳。作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爲句。今改夷爲伯夷。惠爲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下惠爲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樂爲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於字竝譌作而。

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冽二句本作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與此大略相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戾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褒傳漢紀竝同

祚爾輝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輝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輝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輝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旌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幟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徽大傳殊徽號鄭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紀誅曰徽與輝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廟秦美新立基孝公。今李善本如此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疆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爲句。加一立字。則句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藝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述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鳥正義引尙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儒行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韋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暫齧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狙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狙讀爲虜。廣雅曰。獷獨也。虜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虜與狙古字通。說文曰。獨犬。獨獨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獨。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狙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歇靈釋

神歇靈釋。海水羣飛。李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佑之。釋或爲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釋作液。劉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劉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今案。釋者終也。神歇靈釋。海水羣飛。言始皇既沒。而天下皆叛也。釋字本作歇。釋液。皆其借字也。又借作射。說文曰。歇終也。廣雅曰。釋終也。又曰。疆釋終窮也。魯頌駉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歇。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爲歇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歇精歇。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尙缺

上覽古在昔。有馮應而尙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應爲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爲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服膺而不舍。服膺卽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爲馮膺。猶伏軾之爲馮軾。史記鄒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之爲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案。伏之爲茵馮也。均音伏。漢書作茵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民。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即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咎有服膺斯道。而尙有缺。或狄是膺。音義曰。膺。丁本作應。

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應爲瑞應之應。宜其詰鞠爲病矣。

其時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時離之。李善曰。離。應也。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李賢曰。離。被也。在固杜根汲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劉良曰。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并誤解覺字矣。今案。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干。覺。言高大也。縞衣引詩覺作梏。鄭注曰。梏。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爲明字。亦作闓。廣雅曰。闓。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尤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善曰。尙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今案羣公先正。卽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我心則夷。又鄭風。風雨篇。云。胡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慄。毛傳。並與爾雅同。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儀。故曰。鬼神之望尤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振威與夷儀。相對爲文。是夷爲悅也。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昇皇初之首。上哉。魯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尙可得脩治也。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循二字。傳寫往往譌。循。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循。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曰。商君作脩。古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蓋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循字。畫相近。遂致訛。認循者。述也。邾。風。日月傳。曰。述。循。郭。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循者。述也。邾。風。日月傳。曰。述。循。太昇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太昇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匱亡回而不泯

匿亡回而不泯。匿古匿字也。逸周書大成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殖。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
章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並作：匿。微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邪也。班固傳作：匿亡迴而不泯。李賢曰：匿惡也。迴遠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迴與瑣相對爲文。則作迴者是也。迴譌爲迴。因譌爲回耳。呂訓回爲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詞之甚矣。微讀爲微。微善也。說見班固傳。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尙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尙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班固傳注：以光度爲光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注：甚不錄。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爲天不使。光度爲光明之度。如台爲如我。李賢又以光度爲光揚法度。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爽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光度卽光宅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也。薛瓌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文王有聲。是薛邱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尙書。例作宅。今文尙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光度卽書序之光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卽顯命之恤宅宗也。光宅天下者。廣宅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光黃也。光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顯廣也。章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爲光。堯典曰：光被四表。漢樊豐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

澆澤廣，大戴禮禮三本如台者，奈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股本把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篇作流澤光，皆其證也。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獻祭，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詆管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何也。漢書敘傳：期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奈何不匡。正之也。說者皆謂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尙假竹素者，未有光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奈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文曰：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

光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炎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光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爲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爲發語詞，故妄改爲光。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光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光也。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揚。李善引曰：天子之威，盛如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令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竝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旁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爲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爲句。

但懸曼矦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矦蒲苴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銑曰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矦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矦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矦高注曰繳大綸矦短矢繳所以繫矦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矦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爲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但懸曼矦與空柯無刃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爲曼猶燕菁之轉爲曼菁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今李善本如此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爲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毋貪不可冀望之事爲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毋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爲二母所笑則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爲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爲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爲祕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周巨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東哲元居釋曰。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廁高潔之條貫。爲祕邱之俊民。泌祕祕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皙葛洪竝以泌爲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跼蹐爲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跼蹐爲廉。本無兩爲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爲。下二句言爲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爲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爲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既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列子

鷦鷯曰。吞舟之魚。不游枝流。莊子庚桑楚曰。吞舟之魚。獨而失水。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吞舟之魚。陸處。韓詩外傳曰。祭潭之水。無吞舟之魚。淮南經稱篇曰。尋常之澗。無吞舟之魚。史記酷吏傳曰。網漏於吞舟之

魚。後人以李善注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巨字。不知此引莊子之文。以明小水之

不容巨魚耳。非正文內本有巨字也。劉良注云。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巨魚。亦是後人所改。下文云。言謂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則仍未改也。謂

大魚腹中可容船也。則正文內原無巨字明矣。史記漢書皆無巨字。

擠爲山乎九天

弔魏武帝文。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李善曰。擠。墜也。張銑曰。爲山。將至九天。忽山積。謂大功旣成而死矣。念孫案。擠。讀爲朝。隋于西之。隋。升也。爲山者。自下而上。故曰。隋。言人事所成。何往不至。譬如爲山。將覆簣於深谷之中。而隋之。至於九天也。若云墜爲山乎九天。則與上意不貫。下二句云。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乃始言功成而身死耳。擠與隋古字通。昭十三年左傳。知擠於溝壑矣。杜注曰。擠。墜也。商書微子篇。予顛隕。馬注曰。隕。猶墜也。擠。墜之。擠通作隕。猶隋升之。隋通作擠矣。

363111}



中華民國卅三年拾月叁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638281



籍